帝堯的故事之三十九

十日齊出害天下 羿射日立九奇功

文/紫君

插畫：WINNIE WANG/看中國；洪水：ADOBE STOCK



▶老將羿心中祈禱蒼天，使起平生本領，裝上神箭，拉滿神弓，向太陽射去。

華邑國來報說太華山發現一條叫肥䐃的大蛇，據說這蛇的出現意味著將要有旱災。帝堯命大司農通告天下，做好準備抗旱。

(接648期)

轉瞬殘冬過去，又是新春。一日，南交地方來了奏報，說道：「令丘之山出了一種異鳥，其狀如梟而長個人臉，四個眼睛，人們叫牠顒鳥。北面山下的黑水中，出了一種鮭魚，長得像鯽魚，生有豬毛，叫聲像小豬。據土人說，這兩種東西出現，天下必定大旱，特此上奏。」帝堯一看，與那太華山的肥䐃，正是一類，於是和群臣商議道：「照這個情形看起來，洪崖仙人說的大災必定是旱災了。百姓那裡的預防之法，不知如何？」大司農道：「臣早查過，都有預備了。」自此以後，帝堯君臣無日不在戒備之中。

誰知春分之後，淫雨連綿，竟沒有連續三日晴天。本來帝堯君臣所防備的是旱災，哪知此刻不是旱災，幾乎成水災了。直到立夏前三日，天氣方才放晴；次日陽光尤烈，竟如炎夏；立夏前一日，竟熱得異乎尋常，人們都感奇怪。後來發現了，天上竟有四個太陽，自然是熱不可當了。

帝堯一聽，知道這才是洪崖仙人說的大災難，慌忙召集群臣商議。

群臣道：「既然洪崖仙人之言應驗，當然請老將出力。」老將羿道：「如何出力？」眾人道：「老將最擅長的是射，當然是射下來。況且某等久聞老將有神弓、神箭，能射天上星辰，那麼太陽亦當然可射了。」羿道：「老夫當年去崑崙山拜見西王母時，王母贈送老夫一副神弓、神箭，當初也沒說甚麼，只是做爲禮物賜送的。太陽與別的星辰不同，怎麼能隨便射呢？」眾人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現在竟有四個太陽，足見有三個是妖星，和人間僭亂的僞主一樣，況且西王母是神仙，當然知道過去、未來，早就算定了有今日之難，要老將排除的，是可以射的。」



▲孟門山的水如瀑布一般滾滾而下。

羿聽了，還是躊躇，擔心射了眞太陽。和仲道：「老將平日是極肯見義勇爲的，現在大難當前，何以推諉起來？況且洪崖仙人有言，非老將不能救此災難，所以老將只要出手，是一定成功的。」老將羿這才點頭答應。跑到家中，取了神弓、神箭回來。帝堯和群臣當然一齊跟了他走，即便是百姓聽說了的，也都一齊轟動跟著走。人愈多、愈熱，人都汗出如蒸，氣喘如牛。

到了一個平日閱軍、校射的廣場，老將羿停住了，向天一望，只見四個太陽，也不知道哪三個是妖星。就這樣一看，兩隻眼睛先昏花了，放下弓說道：「不行、不行，光太灼眼。」大家都說既來了還是試試。羿於是拈弓搭箭，向空中射去。哪知等了許久，毫無影響。大家看了，都很失望，紛紛散去，羿更是垂頭喪氣。逢蒙在旁冷笑道：「世間哪有此事！我早疑心，不過說大話，唬弄人吧！只要看他剛才的推三阻四，就可知道他心虛膽怯了。不然，如果他做得到，我又怎麼做不到呢？」

不說逢蒙在旁譏誚他的師父，且說帝堯見羿一射不中，憂心如焚，正焦急間，忽見赤將子輿匆匆趕來，說道：「前日洪崖仙人說，要請帝先齋戒，虔誠的祈禱祭祀天地、祖宗，帝忘記了這話嗎？怎麼今天立刻就射起來呢？要知道，雖然老將有神箭，還須憑仗神的加持，人主的精誠才可以啊！」帝堯一聽，恍然大悟，慌忙的沐浴齋戒起來；又預備祭禱天地、祖宗，需三日方能完畢。哪知這三日之中，更不得了！立夏這一日，太陽出了六個；次日，出了八個；第三日，太陽竟出了十個。每日一對一對的增加，熱起來眞是不可言喻，比火燒還要酷烈。所有樹木無不枯焦，禾苗、花草等就更不必說了。房屋梁柱不但裂縫，並且出火自焚，茅草蓋的屋子更都燒盡了，河川之水亦漸漸乾涸，人民無處藏避，每日死者，就近計算，總在幾千以上。大家都說，世界末日到了。四面一望，但見屍橫遍地，沒有人再去收拾掩埋了。地也裂了，石也焦了，鐵石都熔了，景象淒慘，眞是空前之浩劫。獨有那帝堯，仍是日夜稽首於天地宗廟之中，誠心禱告。聖人自有天祐，帝堯尚未熱壞。到得第三日，群臣中已有多半病得不能起，赤將子輿向帝堯道：「帝的精誠想來已上達於天了。現在情勢緊急，到了明日，不知道又是甚麼情形，請帝率同老將，趕快射吧！不必足三日了。」

帝堯聽了，深以爲然，忙派人去召羿。老將羿聞帝宣召，立刻攜了弓箭，來到帝處。帝堯就和他徒步行於十個烈日之下，再來到廣場。帝堯先捧了羿的弓箭，仰頭向天祝告一番，再遞給羿，然後自己跪下，默求皇天護佑。那老將羿也心中祈禱蒼天，遂使起平生的本領，裝上神箭，滿扯著神弓，對著天空中的太陽射去。這時正是巳正以後，十個太陽，漸漸行近中天，羿的箭就直向天空射去。說也奇怪，不到片時，只見天空一個極大的火球直向東方掉了下來，火焰熊熊，倏忽不見。但見無數鳥羽似的東西，飄飄揚揚，四散飛開，想來是太陽裡面的三足鳥了。老將羿一看一箭已經中的，精神陡增，更竭盡平生之力，一箭、一箭瞄準著天空射去。一連又射了八箭，箭箭不虛，八個太陽，一個一個掉下來，都墜落在東方山後。那鳥羽似的東西飛飛揚揚，滿山滿谷，天氣頓然清涼。觀看的人，無不大呼稱慶，許多熱得奄奄一息的人也都恢復了精神。人們都說：「這種災異，是萬古無雙的，而這種神射，亦眞是萬古無雙的。」帝堯也已站起來，人們一路歡呼，又來向老將羿稱謝道賀。

且說帝堯君臣經過十日齊出的大災之後，足足有一年多，才剛剛恢復一點元氣。平陽一帶忽然又遭大地震，牆倒屋塌，人民死傷甚多。不多日，又有消息：「平陽北面四百多里，平地之中忽然噴發火焰，湧出無數灰石，積成一座大山。噴發的時候，聲聞數十里，幾里路遠之地，都感覺到它的熱氣。」

又平陽東北八百多里，北面五百多里、六百多里，也有同樣的幾座火山噴發。又有報說極北渤海之邊，從前是平坦而多水澤的，忽然隆起一座大山脈，自東至西，連綿不斷，竟將中原和瀚海隔絕了。因那邊天氣苦寒，人民不多，所以損失尚少。」帝堯看到這幾個奏報，覺得兩年以來天災地變，重疊而來，雖則是天意，但亦總是自己德行淺薄，不能挽回天心所致。欲待退位，這個天下交付與誰？做下去，自己面對黎民，憂心如焚，實在是寢食難安。

這還沒完，一日，忽報孟門山大水沖發，滔滔不斷，將人民、房屋、田、畜等，沖沒不少。帝堯大驚！忙命大司農、羲叔等前往查看。

那孟門山在平陽之西二百里。大司農等一路走去，愈往西，那水流愈大。到得孟門山下，只見那山上的水，竟同瀑布一般滾滾而下，四散分流。大司農和羲叔要到山頂上去察看，因水勢甚大，無路可通，於是從別處繞道過去，千辛萬苦才到山頂。只見山的北面，已化爲一個大湖，竟有汪洋千里，一望無際。兩人趕快下山，星夜趕回平陽，告知帝堯。帝堯聽了，亦沒有辦法可施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亦只能盡人事，趕快叫附近的百姓，遷徙開去；一面修築堤防，將這股水驅向下流低窪之地，盡人事而已。」大司農聽了，就去布置。哪知沒過幾日，雍州地方又有奏報，說道：「梁山之上，大水沖下，淹沒民田，傷害人畜不少，現在水勢還是滾滾不住。看起來與孟門山大水相似。孟門山在東，梁山在西，想來這股水是兩面分流的。」水患迭起，帝堯面對如此災難，怎麼辦呢？（未完待續）

主要參考文獻：

鍾毓龍《上古神話演義》

「揚州八怪」並不怪

臺北故宮博物院



▲高鳳翰畫〈牡丹富貴圖〉

文/戴東尼

「揚州八怪」以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爲繪畫之根，他們繪畫的「怪」在於以一種獨特的理論、筆墨和技法，推陳出新，並非變異的藝術。

生活在清代康乾盛世的高鳳翰，博學多才，德高品潔。他的書畫藝術能變大俗爲大雅，化腐朽爲神奇。他入仕後，仕途坎坷，壯歲右手即廢，反而以左手書畫，生澀拙拗，達到返樸歸眞之意境，從而獨步藝壇，躋身於「揚州八怪」之列。

高鳳翰（1683年～1749年），字西園，號南村，亦自號南阜山人，山東膠州人。他出生在世代書香門第之家，其父文學修養頗高。

在父親的影響之下，幼年的高鳳翰在文學上就展現了他的卓越才華。他博覽群書，才華出衆。《聊齋志異》的作者蒲松齡也與他結爲忘年之交，後來高鳳翰爲《聊齋志異》作跋，曰：「文人失職而志不平，毋亦當事者之責也。」由此可見他們相當投契。

19歲那年，高鳳翰參加科考中秀才，次年去濟南參加鄉試，後又兩度赴省，但屢試不中。

直至雍正六年，高鳳翰45歲，方由膠州牧黃之瑞薦舉應「賢良方正」特考，考列一等，在圓明園受到雍正的接見，授任安徽歙縣縣丞。但上任不久即遭人誣告，經審查無據後，調任績溪縣令。雍正十一年，改任江蘇儀徵縣丞兼泰州壩監製（管鹽政的小官）。

高鳳翰出身海邊，與晒鹽的亭戶爲鄰，現在又管鹽政，對鹽民的痛苦深有瞭解，曾有詩嘆道：「得鹽盡入豪賈手，終年空做牛馬走。」由於他同情鹽民而得罪了大鹽商們。這時他的老友及上司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被鹽商誣陷獲罪流放，也順便加了他以同黨的罪名，而被捕入獄。

儘管高鳳翰力辯無辜，拖拖拉拉還是被監禁了三年，待到冤情大白，無罪釋放，他的右臂已成殘廢了。

從此高鳳翰不再爲官，僑居揚州，寄宿佛門僧舍，以書畫、治印爲生。右手不能活動，改用左手創作，自號「後尚左手」，刻製「丁巳殘人」石章一枚，標誌在丁巳年病苦廢右手。他在揚州同當地一幫文人十分投契，與鄭板橋等私交甚篤。在他們的資助和自己賣畫下，高鳳翰維持了幾年流浪生活。

59歲，高鳳翰返歸故里，8年後病逝，時年67歲，鄭板橋等爲其題寫墓碑。

〈牡丹富貴圖〉可謂高鳳翰代表之作。此畫畫風受當時揚州畫派畫家，如：金農、鄭燮、高翔、李方膺、邊壽民等影響，筆法奔放，不拘成法，瀟灑秀逸，天趣盎然。畫中左方題詩文，書法上溯魏晉風格，繼承元明筆法，轉折處用斷筆接搭之法，氣韻流動，古趣橫生。

明清兩朝數百年間以左手擅長書法的，尚無人與之媲美並列。畫家通過潑墨揮寫，再加以題詩寄情，把牡丹氣質生動地抒發出來。